虞初志

虞初志總目

卷之八

是書原闕序目右目乃估人以意補寫故與原書舛异不和敢刪去之嗣以便于檢讀遂姑存之按集异記一葉請四庫書目及各家藏目成此一篇惟鐵琴銅劍樓藏有明鈔本二卷適與此合序記小說家唐卅一篇狀物似志異流傳伽藍記外今進此如隱堂存明鈔錯

乙丑八月洹上袁克文題于天津旅舍

續齊諧記

梁　吳均　撰

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

二月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復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霍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五夜北幽羅鳥所得獻闕而擬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庾信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眞仕至太中大夫

陸機詩
荊歡同株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

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
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
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
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
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
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眞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
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

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顏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

貍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張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貍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

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
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邪言卒便
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
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
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
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

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也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

虎已自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逐烏輒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虎頭上著通天犀簪揣其價數萬錢潛乃摘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簪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江夫人遂斷以為釵釵每夜輒見一男子繞

咻啼叫云何為見屠割必訢天詒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

意作人也明年春語植敗車無軸倚孤
木植字也荆州送齒首用敗籠菌包之
又益繩束縛棊廢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焉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
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
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
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

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頴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温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

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
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
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
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
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
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
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
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

與君相憶也彥太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五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

此可代也今世人乃自登高飲酒婦人
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
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
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
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
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
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治小生

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為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

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
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
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
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
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
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
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

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

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
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
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
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
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
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
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

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五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
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
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
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
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
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
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芋參爲鍼腰目二一處并復薄祭
遣人埋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
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
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
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
詩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
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耶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予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

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桃甚疑而委
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箜篌帶縛
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
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續齊諧記終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譔或謂其

續東陽無疑爾作余按均先有齊諧記一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往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書非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鈔撩以傳焉

集異記卷第一

唐河東薛　用弱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

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盖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六院尤爲幽絶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蕭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

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齋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齋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齋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

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户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

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illegible]並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

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

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磬竭心力較其孔梯之勝終莽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

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齋讌
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戕溢
空郎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
謀鑄造精勤踰昔又二十年事皆復備
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
鑄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溢於
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
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

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背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唾前莫非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鑪殞命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儀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

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確
不聽覽俄而金液流射爀燿踴躍澄空
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
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
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
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
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覩大像
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

施錢也萬緡閣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千僧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去爲並五十年矣以釋洪推之則宜也得非潛容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頗甚速續

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巴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illegible]馬揮鞭而騖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

重而別兼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之語曰珙自外至因又再闡珙即大呼爺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忿甚怨惑因又極呼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衍涕泣而坐者也

泣珙私怪曰吾豈為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備齎氏莊登即遽返時夜已深門閭盡閉而珙意將往身遂過矣斯須而至亦見其形僵卧于地而二僮環泣吻吻焉珙卻梁衾以入情意綿邈終不能合因出遊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覺焉珙徬徨憂撓大哭于路忽有老叟問曰子

其何哉耶則其具白以事與同生靈馳鬼
馬禍非自掇耶固局請齋門令其開自
自後推之自然而蘇其二僮皆由向者
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與
偕甚困投于此既而則在經奠其驚嘆
嘆之小頃無恙及歸乃悉其實陳於家
余於上都自見齊溫細詰其事

蘭陵蕭穎士揚府功曹秩滿南游行偕其濟瓜洲舟中有一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背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歎陳[illegible]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

邑長下簾書坐自門遞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肘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顧士懸認注中一少年亦縲絏於內顧士驚曰斯孺似非儔則稍閑其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其子須臾吏欵係伍驗明者皆云我逐發無墓今有策癸顧士則縱前論邪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矣

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鬚髮斑白僵卧於石棺姿狀亞與顯士相類無少差異我州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鄱陽亂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illegible]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泣波備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筝絃周纏蘆心宥即挼蘆仰絃甚長倍尋即試縱之應手復結宥甚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

妓樂即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饑妓即置之走食頃罷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躍蹈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

及中流風浪皆作烝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亘丈餘攫昇天衆咸覩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舉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四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鍾靈攬衆勝
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山目游溪
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栩思昏然寢
覺成寐因爲稠衣脈情之人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
山曈曨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
移足惶惑不寧卽敢導之命前經歷門
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脩敬謁匡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久引至東廊止于石砌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久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圭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賫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
眞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潔泉新
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砥盤礎鏤檀疎楶
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閲珠樹規連玉泉
矩泚靈飆湙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
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僊翁鶴駕
道師氷潔飮玉成漿饌瓊爲骨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
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
如斯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
遂爲鹿情人促之怱遽而返醒然遂寤
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究尋好奇之
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脩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一

集異記卷第二

唐河東薛用弱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

奉雙陸寧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
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
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
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
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其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
對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

所衣乃襞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備快快則天業已虧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

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强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

請謁貴主何聞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
乘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
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
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
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
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
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
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命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

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
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
與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
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
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
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
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
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
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
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
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窺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
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
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昌齡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
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
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
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强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
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
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
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
詞耶陽春白雪之曲豈俗物敢近哉因
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
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
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
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
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
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
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
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甚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登謂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

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係謂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

輦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
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
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
及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
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西小女輩中或
有哀其奔逼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即謂曰與嫗同車余亦將歸若步復不
逮懼犯禁車輿尚可通容能登輿至車

門不與嫗乃潛愧于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

餘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拏輩但爲廣脩佛事用希慈祐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

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吻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潤甘也豈宜潰瘡哉遂命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餳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癢郎令如前綳縛用力以拔鉗纔及臉鏃已窺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蕭知微

開元中士人蕭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魈變幻百端無敢抵者而

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自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

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睨乃出懷中小盒開之而有彌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諸異於宅內彌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扃閉不及其伏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乎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

制入關路由華州關開之北稠人廣衆
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
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即就觀之有富
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
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
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縋目睛翻白
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曰
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郎

肇于縑廬于坐側公因令扶起鉤於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熱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捫鍼而究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嘗無痛癢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爲公笑曰吾累爾命之危過吾急病行甚耳吾非鬻技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魏
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
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
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
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
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
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咨詢
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為驗之即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褭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下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
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
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
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
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
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
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
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

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

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常聞此說而

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